

紅玫瑰

期六三第——八二第 卷六第

店書海上
社印刻籍古陵廣蘇江

2429-6

24

第六卷

紅玫瑰

第廿八期

五花八門的小報攤



小報多

小報多

小報花樣結葛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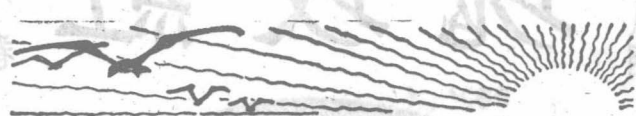
買了幾張拿回去

看完還好生風爐

卓永題

鈍根書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紅玫瑰第六卷第二十八期目次

五花八門的小報攤(三色版封面)

鳳竹繪

卓呆題
鈍根書

任惠女士	橡船攝	穉渡	陳傳霖攝
謝荷芬女士	高奎章作	日本家庭之	符惱武作
笑	魏良聲贈	孤舟輕颺映綠波	趙濡作
舞	林雪懷贈	靜物	倪綱賢作
趙含英女士	CL贈	爭食	郭錫麒作
黃樹芬女士	林澤民贈		

戀愛哲學.....侯霞儷

一個可憐的小女郎.....趙茗狂





花同砂

黃醉平

傳真

褚玖儂

愛途歷程（一）

黃問白

我對於郵差遞來的信

王儷茜

無聊

陳靄麓

這條街上徵文選舉揭曉

編者

我們底遠祖

黃醉平

江湖怪俠（第二十三章）

趙茗狂

簪帽山王（第二十九回）

姚民哀





花前小語

茗·狂·

亥儂女士，是本社的一個中堅份子，也是讀者們所信仰的一位作家。現在，她又歡喜寫起武俠小說來。以她那路生動有致的筆墨，來寫這虎虎有生氣的故事，一定是出色當行的！以前所發表的黑衣女士和本期所發表的傳真，就是她兩件絕好的成績品。最近又交來一篇獨腳賊，也快要披露了。

震儂的文筆，是以輕麗、凝鍊見長的。本期的戀愛哲學，就能充量地顯出這些特色來。所以，雖祇是短短的一篇，使人讀了，自覺瞭然有深味，而對於他的人，他的作品，都能發生出一種好感來！

學生生活號，已在積極的籌備中；照已所收到的稿件的趨勢瞧起來，或者能達到我在第二十六期中所說的那種目的。諸同文倘有佳作加入的話，在十日中寄下，儘可以來得及。

這條街上徵文互選的結果，在本期揭曉了。請注意。

戀愛哲學

霞·儷·



因爲是第一天來這兒做事情，便什麼都猶似新媳婦，處處把我的怯弱的性格更顯明地流露了出來。到晚上，老早就蜷臥在板床上。寢室原是這兒附設的夜校底教室，據說是給梁先生所強佔着的，并且他生平在冬天沒居過沒爐子的房室，破格的跟辦公室一樣安上爐子。原先，這寢室僅只他和另一位程先生住着，上首就安着那爐子。現在給我一

侵入，後至者必吃虧，床就跟爐子作了貼鄰。熊熊的火焰逼炙着，倒把我這生平沒居過有火爐寢室的人弄得睡不熟了。想看一點書，又似乎心緒靜不下來，翻了幾頁，頭有些痕痛起來……

幸而，坐着在吃朱古力糖的梁先生和程先生閒談起來了，年青人的閒談，每是脫不了年青人想幹或正在幹的「戀愛」這話兒，也每是年青的第三者歡喜傾聽的。

「小程，你喜歡愛一個女人嗎？」梁先生說。把架在鼻梁上在我看來像一付千斤重開般的厚厚的近視眼鏡推一些上，嘴巴似乎猴子嚼菓子般的抖動。「笑笑，歡喜的吧！——那末我傳授你一個方法：祇要花二百大洋。」

看得出，他說到這兒是餘意未盡的，所以停止了下來，或許是忙於吃朱古力，也或許等待對方的追詢。

但程先生似乎被限於更年青，竟然不很老成，不過笑把來擴大了些。

「笑笑，不相信嗎？」梁先生隨即自動的繼續下去。「不是笑話呢！我玩過許多女人，在漢口、哈爾濱，都祇花到二百塊大洋，有的還不到……」

「那是逛窯子吧？」程先生也終於生出疑問了。這倒我和他頗有同感：在我這種沒有和女人戀愛過的「小鴨」實在覺得不是窯子的女人，能够這樣廉價，恐怕不易有吧？但梁先生馬上回答了：

「笑話！我玩的那一個不是女學生，小姐？并且花到二百元，那一個不給我達到最後的勝利！」

於是程先生頗爲迷惑了，於迷惑中顯然透露着對於梁先生之敬佩。

「并且我能指示你怎樣分配那二百元，」梁先生彷彿很識得自家的說話已給了對方以信仰的力，便又響着得意的調子說道，「一百元做衣服，——在這兒最好做洋裝，要頂高等的！還有一百元，就儘浪狂地在女人跟前花，要花得狂！花得狂女人會駭嚇，就在駭嚇中，她生長出愛的芽來了——最後支出的棧房錢當然需在那一百元中留出的。」

他像大學教授在講壇上教授高深的哲學般說完之後，接着聳了聳肩，就解下領帶預備安寢了。

這位朋友——梁先生，當第二天我和他已稍微熟習了些，在外表與談吐上，真够得

上是年青的紳士型：西裝是頂高貴的，說話夾七夾八的雜着英語，繞腮鬍子大概爲了常刮的緣故，祇露着一圈青痕與小釘尖樣的根。身軀高高的，不愧是大學時代被稱爲籃球健將，帶櫻色的長方臉上永遠透着高傲的光。

★

★

★

★

★

是學校暑期畢業時了。有一天，我們這兒給一處縫紉女學借着表現歌劇。這女學是爲了學生的豔冶而在本地頗享到盛名的，現在，她們要表演歌劇了，聞名的人誰肯失此能瞻一瞻「色相」的機會？所以，這一天我們這兒的禮堂，人擠到如像一塊鯊骨邊的螞蟻了。我和梁先生和程先生也藉着維持秩序實在作了螞蟻之一。

「那扮露珠的真有些美麗！」

歌劇散了之後，梁先生還傳誦着不休。

「你不知道她是誰嗎？」程先生說。『就是常常看電影的史慧靈咧。』

「就是她嗎？總怪我眼睛太壞。好的，我再來花二百元吧！」

「看你！」程先生推波。

「你看我實證我的學說吧，」梁先生得意地笑。「不過得請你費費手。」

「老牛，」他又轉向我說。「也得費費你的手咧，知道你的文學很好，請作我的情書顧問吧。我的中文太不行，寫英文怕她不懂得。」

「當然效勞。」我答他。心裏却在想：「未免太早吧？」

因為我是梁先生的「情書顧問」，所以我能纖屑無遺的熟知他和史小姐的戀愛故事。

是夏夜，繁星點點，柔和的微風拂拂。我們這兒的三樓屋頂，開始映露天電影了。觀眾是多的，貴婦人漂亮的小姐及尊貴的紳士，一些沒有擾亂，她們和他們都凝神於變幻的銀幕上。間或有一兩聲輕情的笑語。夜，被點綴成溫馨了。

「阿罕！」

我和程在進門處聽到這作為信號的梁的咳聲了，彼此都像要表演趣劇般的噙着笑，程從褲袋裏掏出那封我寫的署着梁底名的信來，這信裏還附有幾張電影券。

先是一陣馥郁的香，隨着近來了穿着白生絲長袍的史小姐，因為她是我們這兒的

電影老主顧，所以大家點了點頭。

「密司史！」

當她剛跨出門限，程就低低的叫了一聲，接着把信遞給了她。

「不會鬧亂子吧？」我說。

「反正一切有梁承當。」

梁也走過來了，他先前是站在史小姐座位近處的。「交了她嗎？」他歡喜地問道。

「交是交她了，不過我在擔心鬧亂子。」

「笑話，」梁很有把握的說。「這時她一定在WC拆看了，等忽兒出來一定將謝我咧。」

一忽兒，她進來了，圓圓的臉上噙着莫測的微笑，頭稍微俯下一些特別緩慢地走到我們跟前，真像梁所預料般的向他道了個「謝謝！」

「如何？」梁目送她歸了原座，得勝的說。

☆

☆

☆

☆

☆

他們的戀愛奏巧得非常迅速，而且往往是她先寫信來然後他才請我作復的。

約摸是上海秋季跑馬的前幾天，他要求我寫如下的的一封信給史小姐：

「……假如你許可的話，我想請求你乘這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休假，同往上海去看跑馬……」

後一星期第一天，梁先生從上海回來，在寢室裏談起史小姐的皮膚之粗糙。

「真倒霉！」他說，「想不到這女兒的皮膚是粗糙得和一片硬年糕的和細嫩的臉兒相差得宛如花瓣與枝條的……」





一個可憐的小女郎

狂·茗·

我是目稱爲門角裏福爾摩斯者；如今，忽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女郎，竟要我這裏來行騙；未免有點班門弄斧吧？

這件事，說起來，很是有趣——其實，有趣二字，祇是我的口頭禪；無趣的成分居多。有一天，當第四次的茶剛沖過——我們的辦事室中，每天照例要沖四次茶——離著散值悠悠還有一點多鐘的時候，我們那位忠實的茶房陸松泉先生，忽然推門進來，臉上帶著神秘的色彩對我說：

——趙先生！有客！一個人寫上二個人的名字，即把一張來賓簽名單遞給我。

一個人好，二個人也好，一個人寫二個人的名字也好橫豎，這來賓簽名單是公司當局爲一般來賓而來，併不是我個人爲來賓而設的；而我又極平凡的一個人，併不是什麼赫赫然的主席、委員，更不必定要合了一切法定的手續，而方肯接見賓客的，所以我對於這句話，一點也不加以注意。

但我的眼光剛和單上一接觸，我的心就別地一跳！此無他，上面第一行中簽著的是程××；這是我多年不見的一個老同學，近來在無錫辦麵粉事業很得意；既承他雅意過訪，理應替他接一次風；而我近日的囊中雖不是空空如也，祇賸了很不多的幾元錢！

一踏進應接室，却更使我訝然了！因爲，我正預備著一番熱烈歡迎的說話，想向一位架著近視眼鏡，瘦削臉兒的先生說；而不料映入我眼簾中的，却是一個女學生裝束，圓圓的面龐上架著一副圓框眼鏡，十六、七歲的小姑娘！

她似乎也窺見我驚訝的神情了，即自承爲程××君之姪女，是奉了程君之命來訪問我的。我方恍然於這來賓簽名單上所以還簽著有第二個名字——程惠瑛。

坐下後，她便滔滔地說：

——程××雖是我的叔父，但我的父母却早已去世了；家境平常得很！所以，雖在周浦×女學讀書，却時時想輟學改習商業。在一個月以前，聽說貴公司要招考練習生，我叔父就教我到先生這裏來探問一切。不料恰恰病了下來，直至如今始能來！

啊！慚愧！我終究祇是一個門角裏的人物；在公司中，也祇能終日躲在門角裏，辦幾樁不甚緊要的瑣事而已！關於公司中的興廢大計，固然不能與聞；就是公司中要招考不招考什嗎人員，我也因懶於打聽的緣故，有時或者外間人都知道了，我却一點兒也不知道！——那嗎，考期定在什嗎日子已考過了沒有？我祇能茫然地問。

——早已考過了！本屆是無望了！她倒笑了起來。

——哦！考過了！如此，待我替你留心著，待下屆招考時，我定來通知你！這是天然地給我一句解嘲的話，併以謝她奉了她叔父的命，前來見訪的一番意思。

她致謝以後，向我要了紙筆，留下了一個通訊地址——無錫熙春街八十二號；我也預備立起來，送她走了。

——但是，不巧之至，還有一件事情要和先生商量：誰知她仍坐在椅中不動，又這們

地對我說。我這一次是聞得嬌母生了病，要回無錫省視去的不料，從周浦來，在輪埠上，失去了隨身的錢篋，弄得無法回去；所以，祇好到先生這裏來，商借幾元盤費！

這一下，不是我誇口，門角裏福爾摩斯終究是門角裏福爾摩斯偵探的天才，多年的經驗，一齊在這裏展露出來了！牠們似乎合爲一起，作成了一種聲音，向我耳畔警告道：

——嘿！這是一個女騙子！你千萬信她不得！她在先所說的話完全是假的；祇最後的幾句話，纔是她真的目的所在啊！而且，新聞紙上曾登載過這一種類似的行騙的事件，你大概也已瞧到了吧！

於是，我又想起我的華生來，——這就是黃問白君。他的足智多謀，是不下於我的。當下，即請她寬坐一下，而奔回到我們的辦公室中來。

華生真狠，竟一口斷定她是女騙子，沒有絲毫疑惑的餘地！同時，憑著我偵探上的本能，也瞧到了種種的疑點——姑舉一端而說：不說程君交游頗廣，便是他的猶子行，據我所知，也有二個在上海當著很好的差事的；她既遺失了錢囊，爲什麼不向彼等是謀，而反向我一個素未謀面，僅和她叔父有上幾年同學之誼的商借盤費呢？——而決定她不是